

## 書介

圖文：草 草

### 溫莎墓園日記

定價：新台幣390元

作者：木心  
出版：印刻



本書是木心的小說選集。木心曾說，他的短篇小說可說是一種敘事性散文，就像音樂上的敘事曲。

本書取材駁雜，形態多變，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有典型的故事新編，寓有人心不古的感慨；在生活廣度以及人性深度等方面多所探索，分別表現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與輕；牽涉到對於愛情的種種想法跟記憶；悼亡生命中幾位友朋行過的情感懷述事。

### 熔爐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孔枝泳  
譯者：張琪惠  
出版：麥田



韓國電影《無聲吶喊》有沒有看到你喉頭發緊？作為電影的原著小說，《熔爐》的文字力量同樣巨大無比。姜仁浩來到鄉下的聾啞學校教書，抵達學校的第一天就聽聞兩個孩子的死亡消息，第二天他在女廁外聽到尖叫声，第三天班上的一个女孩沒來上課，姜仁浩在宿舍找到她，發現舍監強抓着學生的手，在洗衣機裡攪動着？！濃霧背後，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決定着手調查真相。前往揭發邪惡的道路上，姜仁浩既盼望，又害怕，他的正義感是對的嗎？準備撥開濃霧的他，聲音能在濃霧裡被聽見嗎？協助他調查的當地人士蘇幼真曾對他說：「我從來不想改變世界，只是為了不讓別人改變我而奮戰。」然而，當公義在濃霧之間迷了路，挺身而出與沉默之間卻不是那麼的分明？

### 武俠大宗師：張徹

定價：港幣128元

主編：魏君子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幾十年前，香港武俠片不是現在這樣的。那時的武俠片像京戲，左一刀、右一刀、低一頭、跳一腳……張徹的電影改變了規則。刀是真的「刀」，血像真的「血」，拳拳到肉，像打到觀眾的眼睛裡。香港武俠電影大宗師張徹，從《獨臂刀》到《報仇》、《十三太保》、《刺馬》……九十七部電影，開創了香港電影中的陽剛之美，暴力美學一詞影響直到今日。十三位演員導演訪談，二十部代表作點評，一段張家班野史，呈現一個鮮血怒放的張徹武俠世界。

### 當時，上帝是一隻兔子

定價：新台幣350元

作者：莎拉·溫曼  
譯者：尤傳利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這是2011年英國最暢銷的新人小說。表面上故事說的是一對相差五歲的兄妹，守護着對方、分享彼此間連父母都不能說的秘密。這對自覺被世界遺棄的孩子，童年時代就堅強地深埋起受創的秘密，並懷疑世間是否還有人會愛他們。哥哥送給妹妹一隻兔子，取名「上帝」，因為：「如果這個上帝不愛我們，我們自己要自己找到愛我們的那個。」他們的成長橫跨歐洲大陸的1968年到21世紀初，故事場景遠從英國的艾薩克斯小鎮、輾轉到兩大城市倫敦與紐約。作者莎拉·溫曼初寫第一本小說就如握有故事高手約翰厄文那種神筆，把日常寫得魔幻、把不幸的遭遇寫得像帶有神諭的傳奇，把兄妹守護着彼此的情感寫得有如一首詩歌。

### 真夏方程式

定價：新台幣380元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陳系美  
出版：三采文化



東野圭吾的震撼新作。小學五年級的恭平，被父母安排到親戚在玻璃浦經營的「綠岩莊」過暑假。同時帝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湯川學，也因海底礦物開發計劃，來到這個擁有美麗海景卻沒落的小鎮。隔日，距離綠岩莊四百公尺外的堤防下，發現一具男屍。死者是另一名房客，而且竟是位退休刑警……交錯在海岸邊的殺意、親情、守護、罪惡感……各種人性掙扎，最後，又該由誰付出代價？帶著與人命有關的回憶度過餘生……

# 內地百萬網絡寫手 報酬低廉 碌碌營生

對網絡寫手而言，互聯網一定是把雙刃劍。網絡固然使得作家夢不再遙不可及，惟接踵而來的究竟是美夢成真，抑或是噩夢連連，卻也令人始料不及。在內地數百萬互聯網寫作大軍中，有年薪百萬的「大神」級寫手，有積勞成疾的早逝青年，絕大多數則是為生存掙扎、碌碌無為的「碼字大軍」。若以此營生，餬口都難——有人碼字100萬僅得600元稿酬；想混出頭，更如登天，有網絡寫手甚至揚言，這年頭，即便是金庸、古龍到網上連載小說，也不見得能成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本報上海傳真

## 點擊率背後的辛酸史

內地究竟有多少網絡寫手？僅盛大文學旗下六家原創文學網站就擁有近160萬名寫手，而目前內地文學原創網站就有約100家，保守估計，寫手數量也有不下數百萬。在傳統文學持續沉淪之際，網絡文學異軍崛起，越來越多心懷作家夢的文學青年，試圖親力親為，烹飪「文學大餐」。而在兩部改編自網絡小說的電視劇《步步驚心》、《後宮甄嬛傳》大獲好評之後，網絡文學更是風頭十足。據稱，目前僅「起點中文網」上就有580多萬部原創小說。

其中，確實有人名利雙收。《步步驚心》、《後宮甄嬛傳》的作者桐華、流瀲紫身價倍增不待言，靠網絡小說起家的南派三叔與當年明月，也已多年躋身作家富豪榜行列，與諸多傳統作家一決高下。內地知名原創文學門戶網站「起點中文網」就曾宣稱，該網站已經誕生十位年薪過百萬的網絡作家，另有近百名寫手年收入超過10萬元。

不過，若考慮到數以百萬計的網絡寫作大軍，功成名就的還是鳳毛麟角。網絡寫手「安安」在接受採訪時就反駁：「100個網絡寫手，至少90個沒有收入，剩下10個人，有人辛辛苦苦寫一個月，才賺到幾包香煙錢，另有三、五個能拿到普通白領的收入，只有一個人，也許能賺到令人羨慕的財富。」

網絡寫手的收入，主要來自於讀者的付費閱讀。在網絡寫手「小薩」看來，妄想以點擊率發家，形同天方夜譚。小薩透露，按照她與某網站的簽約規則，當她的小說成為VIP章節後，讀者需要為閱讀此文支付每千字三分的代價，而這三分錢，網站還要與她四六分成。小薩說，在過去的兩年中，她一共發表了100萬字的小說，卻僅僅收穫了600元錢的稿酬。

好不容易熬成簽約寫手，可以靠點擊率收錢，隨之而來的瘋狂盜版也會令寫手們抓狂。很多網絡寫手碰到過這樣的困惑，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作品，剛剛開始收費閱讀，不出幾日，免費的完整版就已在網上漫天飛舞。當紅網絡作家南派三叔就曾抱怨「如果不是因為盜版嚴重，有的網絡寫手賺的錢都夠買飛機了！」

當然，如果為網站所重視，除了點擊率所得



外，有一小部分的網絡寫手還將獲得固定稿酬，但固定稿酬的支付標準，據稱為千字封頂20元。不過，無論是點擊率分成，還是固定稿酬，都是簽約寫手的福利。對超過九成未與網站簽約的作者而言，網絡寫作生涯，就真是分文未進了。

因此，儘管內地有數百萬名網絡寫手，僅有極少的一部分果真以此營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京聯合發佈《文學藍皮書：中國文情報告》，目前，在網絡平台上堅持寫作並靠稿費得以存身的寫作者約有三萬人。

## 網絡寫作吃青春飯

對網絡寫手們而言，或許最大的考驗並非構思或文筆，而是速度與體力。在網絡上寫作，是一門體力活。25歲的網絡女寫手「青黛」幾個月前溘然病逝，在內地引發不小震動。「青黛」的死因是肺癌，但更多人認為，「青黛」艱苦的碼字生涯，才是罪魁禍首。「青黛」原名包青春，是文學網站「紅袖添香」最高級別的「四鑽」簽約作者。三年的網絡寫手生涯中，「青黛」共寫作了六部小說。據說，「青黛」經常熬夜碼字，日日只睡三四個小時，半個月才出一門，沒睡過幾天太陽。

網絡寫手的寫作強度，會令大多數傳統作家望而卻步。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在網絡文學界，每日更新兩千字已經堪比驢牛，不少人每日更新一萬字都不在話下，有人還可以更新兩萬字以上。事實上，寫網絡小說必須日日快速更新，尚可留住缺乏耐心的讀者。一天不更新，讀者便會發評

論罵街，兩天不更新，大量讀者就會流失，轉看其他人的小說。以網絡小說《史上第一混亂》成名的寫手張小花，一度曾因家庭原因放慢更新速度，即刻就有網友以「騙子」、「黔驢技窮」惡語相向。

前述網絡寫手小薩也坦言，自從與網站簽約，寫作已然成為一種壓力，「有段時間媽媽住院，可我還有一周更新21,000字的任務，那個星期真是瘋掉了。」一次網絡文學青年論壇上，也有網絡寫手叫苦不迭，稱月產20萬字的寫手，完全沒有辦法登上網站的推薦榜，至於月產10萬字的寫手，那簡直就會「餓死」。

如此強度之下，網絡寫手儼然成了一個「青春飯」，據調查，大部分寫手的年齡介於18至35歲間，超過40歲的幾乎沒有。甚至連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未必能夠扛得住。據此間媒體報道，為了能夠「多睡一會」，一些網絡簽約作家無奈已經組建「工作室」，與幾名其他寫手組成團隊，用同一個網名「流水線」搞定每日的更新任務。因為只有寫得既多又快，才有可能在數百萬的網絡作家群體中脫穎而出。有人戲言，現在就算是金庸、古龍到網上連載小說，都未見得能紅，「很多在互聯網上大熱的小說，作者根本沒時間用心寫，文筆很差，讀者只是追著看新鮮。」

據稱，一些「網絡快槍手」，甚至幾日之內就可快速炮製出一部小說。這樣的作品，當然質量堪憂。有業內人士直言，現在的網絡小說越來越天馬行空，同質化甚至抄襲現象非常嚴重，「今天看穿越題材火了，大家就一哄而上，寫不出來乾脆去抄。」

# 回憶，是對彗星的凝視

書評

文：彭瀾青

這是諾獎得主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自傳，裡面沒有自傳的鄭重語氣，詩人只是撿拾一些童年往事。與很多人的自傳相比，《記憶看見我》無疑顯得更零碎，甚至比帕斯捷爾納克的《四篇自傳性散文》還要零碎，甚至瑣碎。但當讀者細心咀嚼裡面的文字，便會發覺原來詩人的唱語並非零碎，而是凝練。

這位唸心理學的詩人對從幼年到童年的歲月有一份惋惜之情。他說，回眸自己的一生就好像看見彗星，它最明亮的頭就是童年和青春期，它的核心或最密集的部分就是決定生命特徵的幼年，而它那稀疏的尾巴，就是詩人的老年，這是不敢直面這顆彗星的原因，因為越看越不堪看，最後只有尾巴。書名《回憶看見我》可被理解為一種自我反思：「我」的回憶總要觀照「我」的一生。然而人的一生活總是神秘、吉凶未明，就像一顆彗星，待光輝盡處便是死亡般的黑暗。

所以在《記憶看見我》這裡，成年的記憶總是欠奉，作者只集中寫童年記憶，內容以一些童年印象為主。在這部「自傳」中，讀者可以發現詩人在特朗斯特羅默的童年心靈裡幾乎沒佔據甚麼位置，如果勉強要找出與詩歌的關係，那麼，也許是一份心靈的孤寂和憂鬱啟動了他的詩心。

在特朗斯特羅默的童年世界裡，學校和家庭分別佔據兩個連接但有意區隔的世界，他刻意把家庭與學校分開，不讓後者（也就是社會）污染他的家庭（私生活），他自言聽到「學校與家庭間的合作」就會覺得挺反感，他也說這無關政治上的左翼右翼傾向，但這無疑令讀者想起他寫老師和親戚們的親德立場，和母親極力迴避政治，不許他在親友面前表達其親英傾向的態度。另一方面，特朗斯特羅默在納粹德國的陰影下度過童年，自小把德國軍隊想像成入侵每個人內在的邪

惡事物，除了教師和親戚，他認識來自親德富裕家庭的同窗。讀者可從書中感受到，不單戰爭影響了詩人的政治（尤其是對德國的看法），周遭人們的親德立場亦與對納粹的恐懼感互相糾結，這些印象正好對應着詩人潛意識裡的邪惡事物。

這有趣的想法，卻可幫助我們理解特朗斯特羅默成長期間的心靈世界。在書中第一章，他也坦言自幼父母離異，他與母親同住直至完成學業為止，而且他沒有兄弟姊妹，唯一的愛來自養育他的母親。有一次，教德語的班主任因為他找不到德語課本，而向他媽媽傳了紙條，特朗斯特羅默特別提及這次沮喪的經驗，可見他對學校和家庭的區分是頗為執着的。

在學校，他時常遭同學欺凌，而且校園暴力也不限於同學，例如他在〈初中〉裡記載老師毆打學生的事，教他拉丁文的老師在陰沉和低氣壓的季節便會發脾氣。特朗斯特羅默雖非壞學生，卻無法忘記被老師責罰的經驗，這種經驗造就詩人從學校代表的喧囂世界回到家裡的寧靜空間的傾向，簡單說就是走向心靈的孤寂。這種陰鬱的體驗被書寫到詩歌裡，在馬悅然翻譯的詩集《巨大的謎語》裡，有一題為〈正如當孩子〉的詩，詩中第一句說：「正如當孩子時，一種巨大的侮辱/像一個口袋套在你頭上……」而詩中那被欺侮的孩子形象，很可能就是詩人兒時的寫照。

特朗斯特羅默與許多作家一樣，在童年的孤獨



書名：記憶看見我  
作者：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譯者：馬悅然  
出版：行人出版  
出版日期：2012年5月

裡很快找到閱讀作為補償。書中特別有一章題為〈圖書館〉，作者講述他怎樣偷走到成人圖書館裡借書，看來他小小年紀已不喜歡讀兒童書，女圖書館員也不許他借成人圖書館的圖書，然而他最想看的書也在那裡。《記憶看見我》展示了一些瑣瑣的日常事物，它們為詩人的心靈王國組成一堵堅牆，對抗外面邪惡的世界。

而〈驅邪〉整整一章都在描述詩人自己十五歲時的憂鬱症，詩人描述這種「病」的可怕，它不是威脅人體的疾病，「也不是疑病」，卻令作者全身（尤其是雙腿）無故地抽搐、痙攣。這更可以說是一種存在的體驗，「我的存在中最重要要素是疾病」，詩人說，而這種疾病令他感覺世界是一間醫院，裡面充滿了「身體和靈魂扭曲的人」。基於這種「病」，詩人開始對宗教有所懷疑，這種經歷令人想起齊克果的「致死的病」，卻可能是引領詩人走向哲學閱讀的救贖之途，雖然後來啟迪詩人創作詩歌的主因是拉丁文課讀到的賀拉斯詩歌，但前面各章所講述的心靈經驗，無疑為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土壤。有人說，詩人都是脆弱的心靈，以詩歌來抗拒社會的黑暗，以捍衛他那卑瑣的存在；與此這也是驅使特朗斯特羅默走向詩歌創作的原動力。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